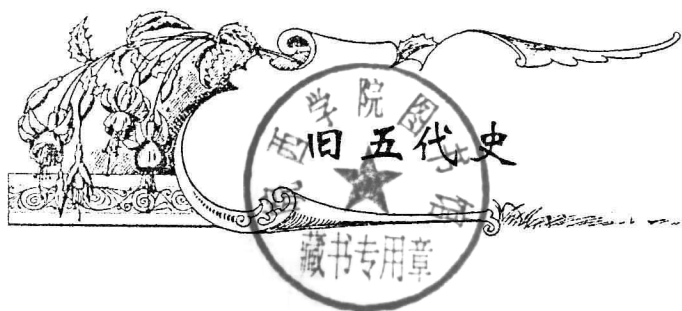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三二——卷七三

【宋】薛居正 撰

薄小莹 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. 旧五代史: 全四册/戴逸主编; (宋)薛居正等撰. —2版. —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6

ISBN 7-206-02356-8

I. 简... II. ①戴... ②薛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五代(907~960)—纪传体 IV. K20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9337 号

(简体字本)二十六史

主 编: 戴 逸 责任编辑: 刘 野

封面设计: 尹怀远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

(中国·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印 刷: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总 印 张: 2112

标准书号: ISBN 7-206-02356-8/I·115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 册 总定价: 528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旧五代史卷三二

唐书八

庄宗本纪第六

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，帝御文明殿，册齐王张全义为太尉。礼毕，全义赴尚书省领事，左谏议大夫窦专不降阶，为御史所劾，专援引旧典，宰相不能诘，寝而不行。庚子，太常卿李燕卒。壬寅，以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，内园使。案：《欧阳史》作内园裁接使。考《五代会要》，内园裁接使系梁时杂使创置之官。储德源为兖州刺史，皆梁之伶人也。初，帝平梁，俊与德源皆为宠伶周匝所荐，帝因许除郡，郭崇韬以为不可，伶官言之者众，帝密召崇韬谓之曰：“予已许除郡，经年未行，我惭见二人，卿当屈意行之。”故有是命。《清异录》：同光既即位，犹袭故应，身预俳优，尚方进御巾褱，名品日新。今伶人所顶，尚有传其遗制者。

甲辰，以兖州节度使李绍钦依前检校太保、兖州节度使，进封开国侯；以邠州节度使韩恭徽依前检校太保、邠州节度使，进封开国伯。丙午，以福建节度使、闽王王审知依前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、福建节度使。戊申，幸郭崇韬第。己酉，诏天下撤拆防城之具，不得修浚池隍。以西都留守、京兆尹张筠依前检校太保，充西都留守。甲寅，以沧州节度使李绍赞充东北面招讨使，以兖州节度使李绍钦为副招讨使，以宣徽使李绍宏为招讨都监，率大军渡河而北，时幽州上言契丹将寇河朔故也。

乙卯，潞州叛将杨立遣使健步奉表乞行赦宥，帝令枢密副使宋

唐玉赍敕书招抚。幽州上言，契丹营于州东南。丙辰，渤海国王大誨撰遣使贡方物。以澶州刺史李审益为幽州行军司马、蕃汉内外都知兵马使。辛酉，故泽潞节度使丁会赠太师。诏割复州为荆南属郡。壬戌，以权知凤翔军府事、泾州节度使李晔为起复云麾将军、右金吾大将军同正，依前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，充凤翔节度使。乙丑，以权知归义军留后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、沙州刺史、检校司空。丙寅，李嗣源奏收复潞州。幽州上言，新授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卒。

六月甲戌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豆卢革加右仆射，余如故；侍中、监修国史、兼枢密使、镇州节度使郭崇韬进爵邑，加功臣号；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赵光裔加兼户部尚书；礼部侍郎、平章事韦说加中书侍郎。宋州奏，节度使李绍安卒。丙子，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将杨立等到阙，并磔于市。潞州城峻而隍深，至是帝命划平之，因诏诸方镇撤防城之备焉。丁丑，有司上言：“洛阳已建宗庙，其北京太庙请停。”从之。

甲申，以卫国夫人韩氏为淑妃，燕国夫人伊氏为德妃，仍令所司择日册命。故河东节度副使、守左谏议大夫李袭吉赠礼部尚书，故河东节度副使、礼部尚书苏循赠左仆射，故河东观察判官、检校右仆射司马揆赠司空，故河东留守判官、工部尚书李敬义赠右仆射。丙戌，以顺义军节度使李令锡为许州节度使，以前保义军留后李绍真为徐州节度使，以徐州节度使李绍荣为宋州节度使。戊子，汝州防御使张继孙赐死于本郡。继孙即齐王张全义之假子也，本姓郝氏，为兄继业等讼其阴事，故诛之。案《册府元龟》载：张继业为河阳两使留后。庄宗同光二年六月，继业上疏称：“弟继孙，本姓郝，有母尚在，父全义养为假子，令管衙内兵士。自皇帝到京，继孙私藏兵甲，招置部曲，欲图不轨，兼私家淫纵，无别无义。臣若不陈，恐累家族。”敕曰：“有善必赏，所以劝忠孝之方；有恶必诛，所以绝奸邪之迹。其或罪状腾于众口，丑行布于近亲，须举朝章，冀明国法。汝州防御使张继孙，本非张氏子孙，自小丐养，以至成立，备极显荣，而不能酬抚育之恩，履谦恭之道，擅行威福，常恣奸凶，侵夺父权，惑乱家事，纵鸟兽之行，畜枭獍之心，有识者所不忍言，无赖者实为其党。而又横征暴敛，虐法峻刑，藏兵器于私家，杀平人于广陌。罔思俊改，难议矜容，宜宰

逐于遐方，仍归还于姓氏，俾我勋贤之族，永除污秽之风。凡百臣僚，宣体朕命。可贬房州司户参军同正，兼勒复本姓。”寻赐自尽，仍籍没资产。

己丑，以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。诏改辉州为单州。庚寅，故左仆射裴枢，右仆射裴贻、崔远并赠司徒；故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赠司空；故吏部尚书陆戡赠右仆射；故工部尚书王溥赠右仆射。裴枢等六人皆前朝宰辅，为梁祖所害于白马驿，至是追赠焉。壬辰，以天平军节度使、蕃汉总管副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李嗣源为宣武军节度使、蕃汉马步总管，余如故。甲午以枢密使、特进、左领军卫上将军、知内侍省事张居翰为驃骑大将军、守左骁卫上将军，进封开国伯，赐功臣号。

秋七月戊戌朔，故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男彦超进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。己亥，中书门下奏：“每年南郊坛四祠祭，太微官五荐献，并宰臣摄太尉行事，惟太庙遣庶寮行事，此后太庙祠祭，亦望差宰臣行事。”从之。己巳，汴州雍丘县大风，拔木伤稼。曹州大雨，平地水三尺。丙午，以襄州节度使孔勣为潞州节度使，李存霸为郢州节度使。乙酉，幸龙门之雷山，祭天神，从北俗之旧事也。辛亥，以郢州副使李绍珙为襄州留后，以前泽州刺史董璋为邠州留后。戊午，西川王衍遣伪署尺部侍郎欧阳彬来朝贡，称“大蜀皇帝上书大唐皇帝”。庚申，以应州云州属郡，升新州为威塞军节度使，以夔、儒、武等州为属郡。壬戌，皇子继岌妻王氏封魏国夫人。幽州奏，契丹巴坚旧作阿保机，今改。东攻渤海。案《辽史·太祖纪》：天赞三年五月，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。于东攻渤海之事，阙而不载。考《五代会要》，同光二年七月，契丹东攻渤海国，与《薛史》同。

八月己巳，诏洛京应有隙地，任人请射修造，有主者限半年，令本主自修盖，如过限不见屋宇，许他人占射。辛未，北京副留守、太原尹孟知祥加检校太傅，增邑，赐功臣号。帝畋于西苑。癸酉，以租庸副使、守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，以右威卫上将军孔循为租庸副使。甲戌，以权知汴州军州事、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尚书卢质为兵部尚书，依前翰林学士承旨，仍赐论思匡佐功臣。丙子，以云州刺史、

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安元信为大同军节度留后，以隰州刺史张廷裕为新州威塞军节度留后。丁丑，枢密使郭崇韬上表请退，不允。戊寅，租庸使、守礼部尚书王正言罢使，守本官。辛巳，诏诸道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，并于洛阳修宅一区。中书门下上言：“请今后诸道除节度副使、两使判官外，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，各任本处奏辟。”从之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同光二年八月八日，中书门下奏：“诸道除节度使及两使判官除授外，其余职员并军事判官，伏以翘车著咏，戈帛垂文，式重弓旌，以光尊俎。由是副已知之荐，成接士之荣，必当备悉行藏，习知才行，允奉幕中之画，以称席上之珍。爰自伪梁，颇乖斯义，皆从除授，以佐藩宣。因縁多事之秋，虑爽得人之选，将期推择，式示更张。今后诸道，除节度副使、判官两使除授外，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等，并任本道本州，各当辟举，其军事判官，仍不在奏官之限。”汴州奏，大水损稼。癸未，租庸使孔谦进封会稽县男，仍赐丰财贍国功臣。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。宋州大水，郢、曹等州大风雨，损稼。丁亥，中书门下侍郎奏：“请差左丞崔沂、吏部尚书崔贻孙、给事中郑韬光、李光序、吏部员外郎卢损等，同详定选司长定格、行资格、十道图。”从之。《五代会要》：同光二年八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吏部三铨、门下省、南曹、废置、甲库、格式、流外铨等司公事，并系长定格、循资格、十道图等，前件格文，本朝创立，检制奸滥，伦叙官资，颇谓精详，久同遵守。自乱离之后，巧伪滋多，兼同光二年八月，车驾在东京，权判工部员外郎卢重本同起请一卷，并以兴复之始，务切怀来，凡有条流，多失根本，以至冬集赴选入，并南郊行事官，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余人，铨曹检勘之时，互有援引，去留之际，不绝争论，若又依违，必长讹滥。望差权判尚书省铨左丞崔沂、吏部侍郎崔贻孙、给事中郑韬光、李光序、吏部员外郎卢损等，同详定旧长定格、循资格、十道图，务令简要，可久施行。”从之。癸巳，放朝参三日，以霖雨故也。陕州奏，河水溢岸。乙未，中书门下上言：“诸陵台令丞停请，以本县令知陵台事。”从之。

九月癸卯，败于西北郊。幽州上言，契丹案巴坚自渤海国回军。内园新殿成，名曰长春殿。戊申，以中书舍人、权知贡举裴皞为礼部侍郎，以前郑州防御副使姜弘道为太仆卿。侍中郭崇韬奏：“应三铨注授官员等，内有自无出身入仕，贾觅鬼名告敕；今将骨肉文书，措

改姓名；或历任不足，妄称失坠；或假人阴绪，托形势论属，安排参选，所司随例注官。如有人陈告，特议超奖；其所犯人，检格处分；若同保人同有伪滥者，并当驳放。应有人身死之处，今后并须申报本州，于告身上批书身死月日，分明付子孙。今后铨司公事，至春末并须了毕。”从之。铨综之司。伪滥日久，入崇韬条奏之后，澄法甚严，放弃者十有七八，众情亦怨之。己酉，司天台请禁私历日，从之。

庚戌，有司自契丹至者，言女真、回鹘、黄头室韦合势侵契丹。壬子，有司上言：“八月二十二日夜，荧惑犯星二度，星周分也，请依法禳之。于京城四门悬东流水一罍，兼令都市严备盗火，止绝夜行。”从之。甲寅，幸郭崇韬第，置酒作乐。乙卯，以前振武节度使、安北都护马存可依前检校太尉、兼侍中，充宁远军节度、容管观察使。存，湖南马殷之弟也。丙辰，黑水国遣使朝贡。契丹寇幽州。戊午，宣幸臣于中书，磨勘吏部选人，谬滥者焚毁告敕。

冬十月戊辰，帝畋于西北郊。己巳，故安义节度使、赠太尉、陇西郡王李嗣昭赠太师。庚午，正衙命使册淑妃韩氏、德妃伊氏，以宰臣豆卢革、韦说充册使。辛未，诏：“今后支郡公事，须申本道腾状奏闻。租庸使各有征催，只牒观察使，贵全理体。”契丹寇易、定北鄙。壬申，故大同军防御使李存璋赠太尉。郢州奏，清河泛滥，坏庐舍。癸未，畋于石桥。甲戌，河南尹张全义上言：“万寿节日，请于嵩山开琉璃戒坛，度僧百人。”从之。乙亥，故守太师、尚书令、秦王李茂贞追封秦王，赐谥曰忠敬。丁丑，皇后差使赐兖州节度使李绍钦汤药。时皇太后行诰命，皇后刘氏行教命，互遣使人宣达藩后，紊乱之弊，人不敢言。己卯，汴、郢二州奏，大水。

庚辰，以前太仆卿杨遵为大理卿。党项进白驴，奚王李绍威进驼马。幽州奏，契丹入寇，至近郊。辛巳，故天雄军节度副使王缄赠司空。壬午，以天下兵马都元帅、尚父、守尚书令、吴越国王钱鏐可依前天下兵马都元帅、尚父、守尚书令，封吴越国王。癸未，幸小马坊阅马。甲申，以两浙兵马留后、清海军节度、岭南东道观察等使、守太尉、兼侍中、广州刺史钱元瓘为检校太师、兼中书令，充两浙节

度观察留后，余如故；以镇东军节度副大使、江南管内都招讨使、建武军节度、岭南西道观察等使、检校太傅、守侍中、知苏州中吴军军州事、行邕州刺史钱元璵为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，余如故。辛卯，天平军监军使柴重厚可特进、右领卫将军同正，充凤翔监军使。甲午，以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温、李从璋、李从荣、李从厚、李从璨并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，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璨可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。自从温而下，皆李嗣源诸子也。

十一月丙申，灵武奏，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卒，其弟狄银权主国事。吐浑白都督族帐移于代州东南。己亥，幸六宅宴诸弟。壬寅，尚书左丞、判吏部尚书铨事崔沂贬麟州司马，吏部侍郎崔贻孙贬朔州司马，给事中郑韬光贬宁州司马，吏部员外卢损贬府州司户。时有选人吴延皓取亡叔告身故旧名求仕，事发，延皓付河南府处死，崔沂以下贬官。宰相豆卢革、赵光裔、韦说诣阁门待罪，诏释之。

癸卯，帝畋于伊阙，侍卫金枪马万余共从，帝一发中大鹿。是日，命从官拜梁祖之陵，物议非之。其夕，宿于张全义之别墅。甲辰，宿伊阙县。乙巳，宿嵇砦。时骑士围山，会夜，颠隧崖谷，死伤甚众。丙午，复命卫兵分猎，杀获万计。是夜归京城，六街火炬如昼。丁未，赐群臣鹿肉有差。

庚戌，制改节将一十一人功臣号。辛亥，以兵部侍郎李德林为吏部侍郎。壬子，日南至，百官拜表称贺。以昭仪侯氏为汧国夫人，昭容夏氏为虢国夫人，昭媛白氏为沛国夫人，出使美宣邓氏为魏国夫人，御正楚真张氏为凉国夫人，司簿德美周氏为宋国夫人，侍真吴氏为渤海郡夫人，其余并封郡夫人。丁巳，河中节度使、守太师、尚书令、西平王李继麟可依前守太师、兼尚书令、河中护国军节度使、西平王，仍赐铁券。戊午，幸李嗣源、李绍荣之第，纵酒作乐。是日，镇州地震。契丹寇蔚州。

十二月戊辰，幸西苑校猎。己巳，诏汴州节度使李嗣源归镇。案：《通鉴》作己巳，命宣武军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，遂如幽州御契丹。是嗣源因出师而归镇也。庚午，帝与皇后刘氏幸张全义第，

酒酣，帝命皇后拜全义为养父，全义惶恐致谢，复出珍货贡献。翌日，皇后传制，命学士草谢全义书，学士赵凤密疏，陈国后无拜人臣之礼，帝虽嘉之，竟不能已其事。壬申，以教坊使王承颜为兴州刺史。丙子，诏取来年正月七日幸魏州。庚辰，畋于近郊，至夕还宫。壬午，契丹寇岚州。党项遣使贡方物。乙酉，幸龙门佛寺祈雪。丙戌，以徐州节度使李绍真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戊子，李嗣源奏，部署大军自宣武军北征。淮南杨溥遣使贡献。己丑，幸龙门。庚寅，诏河南尹张全义为洛京留守，判在京诸军事。是日，日傍有背气，凡十二。

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，帝御明堂殿受朝贺，仗卫如式。丙申，诏以昭宗、少帝山陵未备，宜令有司别选园陵改葬，寻以年饥财匮而止。契丹寇幽州。戊戌，诏：“起今后特恩授官及侍卫诸军将校、内诸司等官，其告身官给，旧例朱胶钱、台省礼钱并停。其余合征台省礼钱，比旧数五分中许征一分，特恩者不征。兵、吏部两司逐月各支钱四十贯文，充吏人食直。少府监铸钱造印文，今后不得征纳铜炭价直，其料物官给。”庚子，车驾发京师幸邺。以前许州节度使李绍冲为太子少保；以前邠州节度使韩恭为右金吾大将军，充两街使；以前安州节度使朱汉宾为左龙武统军。庚戌，车驾至邺。命青州节度使符习修酸棘河堤。先是，梁末帝决河堤，引水东注至郛、仆，以限我军，至是方修之。丙辰，幽州上言，节度使李存贤卒。

二月甲子朔，诏：“兴唐府管内有百姓随丝盐钱，每两与减五十文。案：《五代会要》作每两与减放五文。逐年所依蚕盐，每斗与减五十文。小绿豆税，每亩与减放三升。都城内所征税丝，永与除放。”丙寅，定州节度使王都来朝。丁卯，畋于近郊。己巳，召从臣击球于鞠场。辛未，许州上言：“襄城、叶县准敕割隶汝州，其扶沟等县请郛隶当州。”从之。甲戌，以沧州节度使李绍赞为幽州节度使，依前检校太保；以大同军留后安元信为沧州节度使。乙亥，幸王莽河射雁。丙子，李嗣源奏，涿州东南杀败契丹，生擒首领三十人。符习奏，修堤役夫遇雪寒逃散。枢密使崇韬上表辞兼镇。时帝命李绍赞镇幽州，

以其时望未重，欲以李嗣源为镇帅，且为绍赞声授，移郭崇韬兼领汴州。召崇韬议之，崇韬奏以为当，因恳辞兼领。庚辰，以宣武军节度使李嗣源为镇州节度使。辛巳，以皇子继潼、继嵩、继蟾、继晓并检校司徒，皆冲幼，未出闕。突厥、渤海国皆遣使贡方物。帝幸近郊射雁。甲申，以枢密使郭崇韬为依前守侍中、监修国史、兼枢密使，加食邑实封。广南刘岩遣使奉书于帝，称“大汉国王致书上大唐皇帝”。乙酉，帝射鸭于郭泊。丙戌，定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王都进封开国公，加食邑实封。戊子，幸近郊射雁。工部尚书崔杞卒，赠右仆射。

三月癸巳朔，赐扈从诸军将士优给，自二十千至一千。甲午，振武军节度使、洛京内外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奏，昨修月陂堤，至德宫南获玉玺一纽，献之。诏示百官，验其文曰“皇帝行宝”四字，方圆八寸，厚二寸，背纽交龙，光莹精妙。守殷又于役所得古文钱四百六十六，二十六文曰“得一元宝”，四百四十曰“顺元宝”，上之。案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云：同光三年，洛京积善坊得古文钱，曰“得一元宝”“顺元宝”，史不载何代铸钱。近见钱氏《钱谱》云：史思明再陷洛阳，“铸得一钱”，贼党以为“得一”非佳号，乃改“顺天”。盖史思明所铸钱也。丙申，寒食节，帝与皇后出近郊，遥飧代州亲庙。庚子，诏取三月十七日车驾归洛京。壬寅，符习奏，修河堤毕功。

戊申，帝召郭崇韬谓曰：“朕思在德胜寨时，霍彦威、段凝皆予之勍敌，终日格斗，战声相闻，安知二年之间，在吾庑下。吾无少康、光武之才，一旦重兴基构者，良由二三勋德同心辅翼故也。朕有时梦寝，如在威城，思念曩时挑战鏖兵，劳则劳矣，然而扬旌伐鼓，差慰人心，残垒荒沟，依然在目。予欲按德胜故寨，与卿再陈旧事。”崇韬曰：“此去澶州不远，陛下再观战地，益知王业之艰难，岂不韪哉！”己酉，车驾发鄆官。辛亥，至德胜城。案：《五代春秋》作庚子，帝幸鄆都，遂幸德胜故城。据《薛史》，则己酉发鄆官，辛亥至德胜城，与《五代春秋》异。盖《五代春秋》只以下诏之日为据也。登城四望，指战阵之处以谕宰臣。渡河南观废栅旧址，至杨村寨，沿河至威城，置酒作乐而罢。壬

子，淮南杨溥遣使朝贡。东京副留守张宪奏，诸营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，以艰食故也。时宫苑使王允平、伶人景进为帝广采官人，不择良家委巷，殆千余人，车驾不给，载以牛车，累累于路焉。庚辰，车驾至自邺。案：原本作庚辰，《欧阳史》作庚申，疑《永乐大典》传写之讹。考《通鉴》及《五代春秋》皆作庚辰，又疑原本不误。据上文，正月甲午朔，二月甲子朔，三月癸巳朔，则三月不得有庚辰也。盖其误始于《薛史》，而《通鉴》、《五代春秋》皆袭其讹耳。今姑从原本，仍为辩正于此。辛酉，诏本朝以雍州为西京，洛州为东都，并州为北都。近以魏州为东京，宜依旧以洛京为东都，魏州改为邺都，与北都并为次府。

夏四月癸亥朔，案：《五代春秋》作辛亥朔，《通鉴》从《薛史》。日有蚀之。以租庸副使孔循权知汴州军州事。丙寅，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。壬申，幸甘泉亭。癸酉，诏翰林学士承旨卢质覆试新及第进士。案《五代会要》：时以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尚干浮议，故命卢质覆试。租庸使奏：“时雨久衍，请下诸道州府，依法祈祷。”从之。乙亥，帝与皇后幸郭崇韬第，又幸左龙武统军朱汉宾之第。戊寅，以耀州为团练州，其顺义军额宜停。庚辰，帝侍皇太后幸会节园，遂幸李绍荣之第。辛巳，以旱甚，诏河南府徙市，造五方龙，集巫祷祭。癸未，以兖州节度使李绍钦为邓州节度使。丁亥，以镇州节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陆转运使，以徐州节度使李绍真为副。礼部贡院新及第进士四人，其王澈改为第一，桑维翰第二，符蒙正第三，成僚第四。礼部侍郎裴緯既无黜落，时议宽容。今后新及第人，候过堂日委中书门下精加详覆。陕州奏，木连理。庚寅，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、平章事赵光胤卒，废朝三日。

五月壬辰朔，淮南杨溥贡端午节物。丁酉，皇太妃刘氏薨于晋阳，废朝五日，帝于兴安殿行服。时皇太后欲奔丧于晋阳，百官上表请留，乃止。戊戌，以镇州行军司马、知军府事任圜为工部尚书。戊申，幸龙门广化寺祈雨。己酉，黑水、女真皆遣使朝贡。戊午，以凤州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昶为泾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。己未，诏天下见犯罪人，如无大过，速令疏放。辛亥元庙祷雨。

六月癸亥，云州上言，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，达靱因相掩击，其首领裕悦旧作于越，今改正。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，已到南界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。甲子，太白昼见。丁卯，以沧州节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营马步军都排阵使。辛未，以宗正卿李紆充昭宗、少帝改卜园陵使。壬申，京师雨足。自是大雨，至于九月，昼夜阴晦，未赏澄齐，江河漂溢，堤防坏决，天下皆诉水灾。丁丑，诏吴越王钱鏐将行册礼，准礼文合用竹册，宜令所司修制玉册。时郭崇韬秉政，以为不可，枢密承旨段回赞其事，故有是命。癸丑，以天德军节度使、管内蕃汉都知兵马使刘承训为天德军节度观察留后。丙戌，诏曰：“关内诸陵，顷因丧乱，例遭穿穴，多未掩修。其下宫殿宇法物等，各令奉陵州府据所陵园修制，仍四时各依旧例荐飧。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，以备丽扫。其寿陵等一十陵，亦一例修掩，量置陵户。”戊子，以刑部尚书李琪充昭宗、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。己丑，以工部郎中李途为京兆少尹，充修奉诸陵使。辛卯，诏括天下私马，案《五代会要》：诏下河南、河北诸州，和市战马，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。盖当时私马之禁如此。将收蜀故也。《永乐大典》卷七千一百五十七。

旧五代史卷三二考证

己酉车驾发鄆宫辛亥至德胜城 案：《五代春秋》作庚子，帝幸鄆都，遂幸德胜故城。据是书，则己酉发鄆宫，辛亥至德胜城，与《五代春秋》异。盖《五代春秋》只以诏下之日为据也。

庚辰车驾至自鄆 “庚辰”，《欧阳史》作“庚申”考《通鉴》及《五代春秋》，皆作庚辰。据上文，正月甲午朔，二月甲子朔，三月癸巳朔，则三月不得有庚辰也。盖其误始于是书，而《通鉴》、《五代春秋》皆袭其讹耳。今姑从原本，仍为辨正于此。

夏四月癸亥朔 案：《五代春秋》作辛亥朔，《通鉴》从是书。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赵光允卒 案：是书二年六月，光允加兼户部尚书，此处作工部，前后互异，未知孰是。

安巴坚旧作阿保机今改 “裕悦”，旧作“于越”，今改。

补前许他人占射《五代会要》载此诏云：“藩方侯伯，内外臣僚于京邑之中，无安居之所，亦可请射各自修营。”

旧五代史卷三三

唐书九

庄宗本纪第七

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，以久雨，诏河南府依法祈晴。滑州上言，黄河决。壬寅，皇太后崩于长寿宫，帝执丧于内，出遗令以示于外。癸卯，帝于长寿宫成服，百官于长寿宫幕次成服后，于殿前立班奉慰。乙巳，宰臣上表请听政，不允；表再上，敕旨宜废朝七日。丁未，弘文馆上言：“请依《六典》，改弘文为崇文馆。”从之。时枢密使郭崇韬亡父名弘，豆卢革希崇韬指，奏而改之。案《五代会要》载同光三年敕云：崇文馆比与弘文馆并置，今请改称，颇协旧典。盖豆卢革曲为之说也。洛水泛涨，坏天津桥，以舟济渡，日有覆溺者。己酉，宰臣百官上表请听政，又请复常膳，表凡三上。以刑部尚书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陵礼仪使，河南尹张全义充山陵桥道排顿使，孔谦充监护使。壬子，河阳、陕州上言，河溢岸。以礼部尚书王正言为户部尚书，以御史中丞崔协为礼部尚书，以刑部侍郎、史馆修撰、判馆事崔居俭为御史中丞，以尚书左丞归蒿为刑部侍郎。陕州上言，河涨二丈二尺坏浮桥，入城门，居人有溺死者。乙卯，汴州上言，汴水泛涨，恐漂没城池，于州城东西权壕口，引水入古河。泽潞上言，自今月一日雨，至十九日未止。戊午，以刑部尚书、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书铨事李琪为吏部尚书，依前判太常卿，以兵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、判院事卢文纪为吏部侍郎；以给中李光序为尚书右丞。许州、滑州奏，大水。

八月壬戌，诏诸司人吏，不许诸处奏荐，如有劳绩，只许本司奏

闻。诏有司，吴越王印宜以黄金铸成，其文曰“吴越国王之印”。丁卯，帝释服，百官奉慰于长寿宫。戊辰，客省使李严使蜀回。初，帝令往市蜀中珍玩，蜀法严峻，不许奇货东出，其许市者谓之“入草物”。严不获珍货，归而奏之，帝大怒曰：“物归中夏者命之曰‘入草’，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耶！”由是伐蜀之意锐矣。庚辰，幸寿安山陵作所。邺都大水，御河泛溢。癸未，河南县令罗贯长流崖州，寻委河南府决痛杖一顿，处死，坐部内桥道不修故也。及死，人皆冤之。甲申，山陵礼仪使奏：“山陵封域之内，先有丘坟，合令子孙改卜，例给其所费，无子孙者官为瘞藏。如是五品以上官，所司仍以礼致祭。”从之。凤翔奏，大水。己酉，中书门下上言：“据礼仪使状，准故事，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谥议，太常卿署定讫，告天地宗庙。伏准礼文：贱不得谥贵，子不得爵母，后必谥于庙者，受成于祖宗。今大行太后谥，请太常卿署定后，集百官连署谥状讫，读于太庙太祖皇帝室，然后差丞郎一人撰册文，别定日，命太尉上谥册于西宫灵座，同日差官告天地、太微宫、宗庙，如常告之仪。”从之。青州大水、蝗。己丑，以襄州留后李绍珙为襄州节度使，以邠州留后董璋为邠州节度使。

九月辛卯朔，河阳奏，黄河涨一丈五尺。癸巳，中书上言：“大行皇太后谥议合读于太庙太祖室，其日，集两省御史台五品已上、尚书省四品已上、诸司三品已上官，于太庙序立。”从之。镇州、卫州奏，水入城，坏庐舍。乙未，制封第三子邺都留守、兴圣宫使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判六军诸卫事继岌为魏王。幸寿安陵。庚子，襄州奏，汉江涨溢，漂溺庐舍。是日，命大举伐蜀，诏曰：

朕夙荷丕基，乍平伪室，非不欲宠绥四海，协和万邦，庶正朔以遐同，俾人伦之有序。其或地居阨裔，位极骄奢，殊乖事大之规，但蕴偷安之计，则必征诸典训，振以皇威，爰兴伐罪之师，冀遏乱常之党。蠢兹蜀主，世负唐恩，间者父总藩宣，任居统制，属朱温东离汴水，致昭皇西幸岐阳，不务扶持，反怀靡望，盗据剑南之土宇，全亏阃外之忱诚。先皇帝早在并门，将兴

霸业，彼既曾驰书币，此亦复展谢仪。后又特发使人，专持聘礼，彼则更不回一介之使，答咫尺之书，星岁俄移，欢盟顿阻。朕顷遵遗训，嗣统列藩，追昔日之来诚，继先皇之旧好，累驰信币，皆绝酬还，背惠食言，弃同即异。今观孽竖，绍据山河，委阉宦以持权，凭阻修而僭号。早者，曾上秦王缄札，张皇蜀地声尘，形侮黷之言辞，谤亲贤之勋德。昨朕风驱锐旅，电扫凶渠，复已坠之宗祧，纍中兴之历数。捷音旋报，复命仍稽，使来而尚抗书题，情动而先夸险固。加以宋光葆辄陈狂计，别启奸谋，将欲北雇秦川，东窥荆渚，人而无礼，罪莫大焉。

昨客省使李严奉使铜梁，近归金阙，凡于奏对，备述端由。其宋光嗣相见之时，于坐上便有言说，先问契丹强弱，次数秦王是非，度此苞藏，可见情状。加以疏远忠直，朋比奸雄。内则纵恣轻华，竟贪宠位；外则滋彰法令，蠹耗生灵。既德力以不量，在神祇之共愤。今命兴圣宫使、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，命侍中、枢密使郭崇韬充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，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凤翔节度使李晞充供军转运应接等使，同州节度使季令德充行营招讨副使，陕府节度使李绍琛充行营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，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，华州节度使毛璋充行营左相马步都虞候，邠州节度使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，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，总领阙下诸军，兼四面诸道马步兵事，取九月十八日进发。凡尔中外，宜体朕怀。

辛丑，授魏王继岌诸道行营都统，余如故。继岌既受都统之命，以梁汉颙充中军马步都虞候兼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张廷蕴为中军步军都指挥使，牛景章充中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，沈赞充中军右厢马军都指挥使，卓瑰充中军左厢步军都指挥使，王贇充中军右厢步军都指挥使，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军都监，高品李廷安、吕使柔充魏王衙通谒。诏工部尚书任圜，翰林学士李愚参魏王军事。丁未夕，遍天阴云，北方有声如雷，野雉皆鸣，俗所谓“天狗落”。戊申，魏